

美國國內的反戰運動

陳紹賢

美國立國以來，歷經對外戰爭。——一八一二年美、英戰爭，一八四六年美、墨戰爭，一八九八年美、西戰爭，參加兩次世界大戰和韓戰。每次戰爭都引起國內反戰的言論與行動，但大都出於表達抗議的情緒。唯獨現在的反戰運動就不那麼單純了。它被國際共黨操縱，具有特殊的本質。加以受姑息主義和新孤立主義的激發助長，造成空前嚴重的情勢。「沉默中心」突出的反反戰陣線，可能給反戰運動以有力的衝擊。

壹 反戰運動的本質

有組織的最大規模的反戰運動，首見於今年四月十五日紐約市十多萬人的示威遊行。他們有的焚燬美國國旗，有的燒掉兵役證件，有的高喊擁護越共的口號。這樣公然背叛法紀的言行，對美國的聲譽當有損傷。

之後，各大城市每有小型的反戰示威。迨十月間，在紐約又起高潮。幾萬反戰羣衆，「向五角大廈進軍」(March on the Pentagon)，企圖癱瘓國防的神經中樞。於是引起全國輿論幾乎一致的指責。連素以反越戰著稱的「紐約時報」也於「社論」中認爲：此舉「殊令人憶起過去共黨和納粹小流氓的行徑」。若干國會議員且已找出了反戰運動的根源。

據十月二十日「美國新聞與世界報導」載稱：「參議員拜爾特(Robert C. Byrd)公開指稱，反戰的各種集會，大多是共黨、共黨同路人和極端左傾份子的工作」。又據十一月廿一日合衆國際社華盛頓電：「衆院共和黨領袖福特(Gerald R. Ford)說，詹森總統接獲一項祕密報告，顯示十月廿一至廿二日在五角大廈舉行的示威，是由共黨份子發動的。」先是，民主黨衆院領袖亞培爾(Carl Albert)在喬州首府演說時說過：「反戰羣衆到國防部騷動，是由國際共黨組織的。」由於這些指證，足見在美的反戰運動有其國際共黨的背景。

在那秋季反戰期間，倫敦、巴黎、布宜諾斯艾利斯(Buenos Aires)和雪梨等地都發生反美運動，以響應美國內部的反戰示威。據十月十三日「美國新聞與世界報導」說：「在那些地方的反美運動中，發現了蘇俄策動的證

據。」十月廿七日匪「人民日報」發表專論，表明歡迎美國人民反對越戰，煽動他們「用革命的暴力，去推翻統治者的法律和秩序」。可見匪俄間雖多矛盾，但它們要利用美國內部的反戰，以破壞它的法紀，瓦解它的士氣，陰謀所在，并無二致。

因此之故，美國部份人們無論是政客，是教師，是學生，是逃避兵役者，是黑權主義者，是怪誕人物(Beatniks)，是浪蕩份子(Hippies)……固然各有各的目的，去參加那搖旗吶喊的行列，可是因受國際共黨的謀略所籠罩，所擺佈，已使他們的反戰局面，成爲共謀在美開關的戰場。他們會了解這個戰場的作用就是反戰運動的本質嗎？要當心那是共謀在美的一種顛覆活動。

貳 什麼激發反戰運動？

近三月來，美國各大城市和各大學的反戰運動層出不窮，花樣翻新。尤以最近在所謂「停止徵兵」(Stop draft)的口號下，紐約市兩次反戰集會，一爲阻撓魯斯克給外交協會發表演說，一爲從事「公務不服從」(Civil disobedient)示威。雖都不及四月和十月兩次運動聲勢之大，但其與警察衝突，而激成的高潮，也都相當的嚴重。同時各地和各校的這種風潮，也都方興未艾。反戰風潮的激發，主要地來自兩種力量——姑息主義和新孤立主義。

一 姑息主義猖獗

美國姑息主義者的反戰活動，在去春國會聽證期間，盛極一時。今春以來，又復熱烈。幾種具有代表性的姑息言論，對反戰運動的激發，很有貢獻。

參院外委會主席傅爾布萊特 (J. William Fulbright) 一向主張美國退出越南。他的姑息理論，初曾堅認美國參加越戰沒有法律的基礎，後來則強調越戰延長，美國青年繼續傷亡，非由於國內的反戰，乃由於當局之升高戰爭。(見五月五日他在堪薩斯州立大學演說詞)

今年九月間，記者阿斯摩爾 (R. Ashmore) 揚言，胡志明會同意與美議和，但因華府缺乏誠意，致和談不獲實現。國務院立予否認，傅氏却說：「我所見過的任何事情都顯示了：假如我們願對方作任何少於投降的要求，我們可能已有和談了。」這與他曾說的：「世界大多數國家都不相信，美國所宣告在越南的目標，是具有誠意的」，同出於姑息的偏見。

最近 (十一月八日) 他在參院與陶德參議員 (Thomas J. Dodd) 辯論美國的越南政策時，指責越戰是「一場不道德和不必要的戰爭」。美國在此戰爭中證明的唯一事情，就是它殺死人民的志願和能力。

美國前駐印度大使現任哈佛教授和美國人民民主行動會 (ADA) 全國委員會主席的加爾柏萊茲 (John Kenneth Galbraith) 向來以為美國不應捲入越戰。十一月十二日，他在芝加哥發表演說，更強調地指稱：越共是為民族主義而戰；在本世紀中，罕有民族戰爭為殖民強國所制勝；美國從事越戰，犯了意識上的錯誤；必須停炸北越并採取步驟退出越南。

另一哈佛教授，前駐日本大使賴世和 (Edwin O. Reischauer) 六月十五日在哈佛校友會演說，指出二次大戰後，美國的歐洲政策成功，亞洲政策失敗，原因在於對歐洲了解透澈，對亞洲所知無幾。又說：亞洲國家的真實威脅，是由於內部的不安定，而非來自共黨的侵略。所以「我們在越南對付共黨的游擊戰，就像一隻大象企圖與蚊子戰鬥，徒勞無功」。

最近他在美國「展望」雜誌發表的文章及其新著「越南之外——美國與亞洲」(Beyond Vietnam: the United States and Asia) 一書中，表示希望美國對越戰逐漸降低，并建立沿非軍事區的防堵設備，忍待對方也迫得漸漸減少作戰，終至達成某種合理的解決。他對河內寄以如此的希望，乃因他認為胡志明可能變為越南的狄托，不會受北平或莫斯科的控制。

此次史卡拉賓諾教授 (Prof. Robert A. Scalapino) 等十四位學者發表一項支持政府越南政策的長篇聲明，賴氏也是簽署者之一。據最近一期「時代週刊」引述賴氏的話說：「我們必須有一種明智的亞洲政策。我們所

說的是美國在亞洲負有一種職責，同時讓我們不至於發脾氣而做出愚蠢的事情」。他的所謂「愚蠢的事情」，我們從他的其他有關寫作中，不難了解其意之所在。

二 新孤立主義出現

年來老政論家李普曼 (Walter Lippmann) 發表的評論，大多為抨擊詹森的越戰政策。他的姑息色彩也極濃厚，惟其論調顯為新孤立主義的傾向。他認為現在的美國當局不識時代，不了解羅斯福和邱吉爾的時代已成過去，以致陷入越戰。美國人亟須脫離此一難境。

他也指稱：亞洲的情形特殊，亞洲戰場非美國所能達成決定性的勝利。美國須從亞洲撤至海洋分隔的澳洲，使得海權的美國不會與陸權的中共衝突。

老外交家、蘇俄問題專家的肯南 (George F. Kennan) 也已轉入新孤立主義的窠臼。去春他在參院外委會作證時說：「越南不是一個軍事與工業的重要地區。以為世界局勢任何決定性的發展，將會決定於該領土發生的事件，這是難以置信的。即使越南已是在越共完全控制下，也不至顯現危險之大，足以解釋我們的軍事干涉為正當的。」他并歸結到：凡地區、文化、人民的經驗與美國距離遙遠的國家，美國不應作軍事援助的承諾。

迄今肯南仍保持此種觀念。對越戰，反對上升，要求停炸，懷疑目前能由和談獲致任何結果，但強調美國必須力避與匪、俄衝突。他顯已放棄其過去倡議的圍堵政策了。

叁 什麼助長反戰運動？

反戰運動經激發後，同時受到若干因素的助長，其中尤以「黑權運動」和「政治投機」較為顯著。

一 黑權運動的影響

局外人憑常識看，黑權運動與反戰運動截然兩事。可是金路德 (Rev. Dr. Martin Luther King Jr.) 把二者聯繫起來，予以領導，做得好似轟轟烈烈。

金博士原是一位學者、牧師、諾貝爾和平獎金的得主。晚近他又成為顯赫的政客和左傾的煽動家了。起初他反對越戰，人們以為他是出於學者的「

天真」或宗教的「愛心」。後來由於一連串的事實，乃至本年四月間他直接間接領導的紐約市大示威和各地的反徵兵運動，殊令人訝異「他變了」！其實，他并非變了。他以黑權運動起家，但鑒於共黨勢力已打入美國的黑人社會，黑人青年親共附共的日多。他為維持其領袖地位，只好走在他們的前面，高喊「反戰」了。

他不但高喊「反戰」，還把「黑權」與「反戰」連串起來。只看他四月十五日在聯合國廣場對示威羣衆的演說，就可欣賞到他那「連串」的功夫：

「這場戰爭的不道德，乃在於此種悲慘的事實——現在嚴重的美國利益是在危險或在傷害之中。……美國不能同時支持戰爭和完備的反貧窮計劃。當權的人們決不要民權的奮鬥，而將用戰爭的重担，去沉沒建設性的社會計劃。」

這些話就把「黑權」與「反戰」輕輕地靠攏了。

他不仅有煽動的技巧，組織能力也很強。他領導組織的「越南夏」(Vietnam Summer)把凡「反美」的人們，包括共黨及其同路人，都聯合起來。利用夏季，向青年人宣傳和指導如何反戰。還有，他領導舉行的「全國新政會議」(National Conference on New politics)，號召凡對「黑權」與「反戰」支持的團體，結成統一戰線。該會議通過議案，「保證對所有各民族的人民解放戰爭——特別是越南人民解放戰爭，給予全部的無條件的支助。」

在美國黑人中，金路德還不算過激的「黑權」——「反戰」領袖。像卡密奇爾(Stokely Carmichael)和福爾門(James Forman)等年青氣盛的領袖們中，不少迷信只有用暴力才能推進這種運動。

總之，黑權運動無論是否過激的，對反戰運動之助長，都够明顯了。

二 政治投機的流行

明年是美國的大選年。因越戰上升，和談無望，詹森總統的聲望低落。處此情勢，共和黨增強了取得政權的信心，民主黨內也有人在問鼎白宮了。

共和黨人已表明要競選該黨總統候選人，且對越戰問題發表過意見的，有現任密歇根州長羅穆尼(George Romney)和前副總統尼克森。羅氏以越戰問題作攻擊政府的題材。他曾在記者會中表明：反對以「連珠說」(do-

mino theory)作參加越戰的理由。他也在電視廣播中說：他從越南回國後，閱遍二次大戰前後以迄於今的越南歷史，才知道訪越南時受了美國官員的洗腦。「我已改變意見，不復相信美國需要捲入越戰，以阻止共黨對東南亞的侵略，及防止中共對東南亞的控制。」他甚至指稱：「共產主義與自由間現有的衝突，是美國造成的」；「假如艾森豪選任總統，我不相信我們會介入東南亞的這場地面戰爭」。

尼克森對越戰意見，素與華府的政策立場接近。他在最近一期的「外交季刊」發表「越南以後之亞洲」一文(Asia After Vietnam)，對詹森的越南政策，沒有顯著的挑剔。不過他說：「從長遠處着眼，我們不能永久只使中國(大陸)遺留於國際組織之外」。這似是為將來爭取選票，而發表的意見，且以之沖淡其被認為鷹派的色彩。再看他最近對艾森豪的向北「逼追」(Hot Pursuit)意見，表示不能同意，也似是出於政治現實的考慮，要為競選留下迴旋的餘地。

民主黨有分裂的危機。目前它黨內的「自由派」組織一個叫做「關切的民主黨人會議」(Conference of Concerned Democrats)，以策進「倒詹森運動」(Dump Johnson Movement)。黨外「美國人民民主行動會」的左傾份子也在進行此種運動，由該會全國委員會副主席勞溫斯坦(Arlard K. Lowenstein)負責指導。目前這兩方面的運動，都在支持麥加錫參議員(Eugene J. McCarthy)在幾處初選會獲勝，以便明夏在民主黨全國代表大會與詹森抗衡。

麥氏與反戰參議員傅爾布萊特、摩爾斯(Wayne Morse)麥哥文(George McGovern)克拉克(Joseph Clark)納爾遜(Gaylord Nelson)耶爾威(Frank Church)等聯成一氣，得羅伯甘迺迪(Robert Kennedy)的幕後支持，也得李普曼等的筆下吹噓，當前形勢似不見弱。

他對越南已發表兩項主張：一是很突出，而駭人聽聞的一割讓越南某些地區給越共，以試圖促成和談；一是羅伯甘迺迪的老調——越南與越共談判組織聯合政府，以期結束戰爭。前週(十二月十二日)他又在紐約聲稱：必須與越共的政治組織——民族解放陣線商談和解越戰。

明年大選中，衆院議員全部改選，參院議員改選三分之一。他們無論進行政連選與否，都在注意政治行情。一般地說，他們大多對越戰前途悲觀，因

之對詹森的政治遠景看淡。有原對政府的越戰政策支持，忽變爲反對的，如摩爾東參議員（Thurston Morton）和尤達爾參議員（Morris Udall），有由鷹派變爲鴿派的，如薛明頓參議員（Stuart Symington），有由鷹派變爲鴿派（中立派）的，如巴斯多爾參議員（John Pastore）。

據美聯社八月十九日報導：參議員反對詹森越戰政策的，已增至四十人——其中民主黨廿六人，共和黨十四人。孟斯斐德（Mike Mansfield）等三十七名參議員提案請聯合國試圖結束越戰，聯署的艾肯參議員（George Aiken）竟指責國務院跟蹤俄阻礙聯合國對越戰採取行動。

衆院廿九名民主黨議員聯請總統不予轟炸或封鎖海防，以免蘇俄增強軍援北越，也免北越迫得更依附中共。此種呼籲，有對選區的政治作用。

在接近大選的政治投機時節中，各州州長也如同國會議員之關切政治行情，而權衡其政治舉措。每年一度的全國州長會議，本屆已於十月間舉行。對支持總統的越戰政策案，因共和黨州長十九人的反對，而不獲通過，一反過去兩屆會議都一致通過的情勢。白宮會派大員——緊急動員局長丹尼爾（Price Daniel）前往謀求補救，終歸無效，益令人聯想到詹森聲望爲何降低。此種情形，也如上述的各種政治現象，在在助長了反戰運動的進行。

肆 反反戰陣線之形成

美國各大城市和各大學的反戰運動，看來好像聲勢浩大，其實據熟悉內情者說，那是大都虛有其表，實力的確有限。事實上反反戰的人數往往較多。例如，三藩市是個大城市，劍橋是哈佛和麻州理工等校所在的大學城，都經居民投票表示贊否美國退出越南。結果反對與贊成之比，在三藩市爲一三二、四〇六票對七六、六三〇票；在劍橋爲一七、七四二票對一一、三四九票。至於美國內地的情形，據名作家德藍蒙（Roscoe Drummond）報導，他最近旅行全國，眼見各地的老百姓大都安居樂業，信任政府，并無反戰的事。

各地各校青年作反反戰運動的，也時有所聞。如最近麻州的韋克費特市兩萬五千青年集會遊行，聲明支持援越作戰。印第安那大學一千四百多學生聯名致函魯斯克道歉，并申明當魯氏來校演說時發生的反戰妄動，乃幾個忘記

在學爲何物的人造成的。

美國社會一般人士多數反對反戰示威。據哈里斯民意測驗（Harris Poll）十一月調查一千六百零八戶美國家庭的結果，顯示百分之七十六家相信「反戰集會更加鼓勵共黨作戰」；百分之六十八家相信「反戰示威是對在越的美國子弟作不忠誠的行動」。

儘管有上舉的種種事實，可是反反戰的人們因缺乏組織，致人數雖多，而聲勢遠不及反戰派之大，在國際間更是默默無聞。最近美國在野各界顯赫人物自動突破沉默，組織起來，形成了一條反反戰陣線。

前參議員陶格拉斯（Paul H. Douglas）和退役五星上將布萊德雷（Omar N. Bradley）等發起，杜魯門、艾森豪、艾奇遜（Dean Acheson）貝爾納斯（James F. Byrnes）及社會各界領袖百餘人參加組成的「公民促進越南和平與自由委員會」（The Citizens Committee for Peace with Freedom in Vietnam），展開了反反戰的陣容。它的「聲明」道：

「我們的目的在於確實地使大多數美國人的呼聲——響亮清晰的聲音爲世所聞，以免北平和河內誤會：少數反戰者的叫聲爲美國人沮喪與意志薄弱的表現。……我們是總統職權的支持者。」

今年十月廿五日，該會共同主席之一陶格拉斯在記者會中宣告該會的宗旨：

「我們反對投降，不論其如何偽裝。我們所主張的，絕無可解釋爲不必要地冒亞洲大戰或世界核戰的危險。」

「在這點上，我們相信我們是代表美國廣大的『沉默中心』發言；代表那具有理解力，獨立自主的，負責的，一貫反對給予從希特勒到毛澤東那班國際侵略者報酬的男女們發言。」

「我們在越南的目的，是要使侵略者須付出的代價太高，須冒的險太大。這就是爲甚麼我們作戰的原因。」

這個超黨派的反反戰組織，如能擴大羣衆基礎，結合各地的愛國民衆，打破國際共黨操縱反戰集團的陰謀，那末，已被人民厭惡的反戰運動，必將歸於消逝，美國的越南政策必獲自由世界進一步的支持。到那時候，合乎正義的越南和平，纔有實現的希望。

五十六年十二月廿六日完稿